

一个人， 也是好时光

张幼仪传

丛
茜

著

她是最爱徐志摩的女子，
错付真情，一生无悔，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身处绝境华丽转身，成就了自己的商业传奇与辉煌人生。



一个人， 也是好时光

长力仪传

丛茜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个人,也是好时光:张幼仪传 / 丛茜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143-5576-5

I. ①一… II. ①丛… III. ①张幼仪 (1900-1988) —传记
IV. ①K828.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5356 号

一个人,也是好时光:张幼仪传

作 者 丛 茜
责任编辑 袁子茵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5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576-5
定 价 36.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一个人，也是好时光
——张幼仪传

目 录
CONTENTS

序 言 / 001

第一章 张家——深闺中的华贵底色 / 005

等一段故事的开篇 / 006

第二章

于时光深处，停笔落墨 / 013

太阳照耀下的兄弟姐妹 / 019

桥子内外，世界落差 / 026

韶光—她的希冀里有一盏灯火 / 033

书香满溢，芳华落尽 / 034

深埋于灵魂中的自由渴望 / 040

浓墨重彩遮盖命运 / 047

外在光环，寂寞在心 / 053

第三章

茕茕—媒妁之言下的“天作之合” / 061

旋转的舞鞋，落寞的小脚 / 062

熟悉又陌生的西装革履 / 070

婚姻里发酵的爱与痛 / 075

永远到不了他的彼岸 / 082

第四章

转身—轻轻挥手，不带走一丝乌云 / 089

莎士顿落下的清尘 / 090

笑解烦恼结，缘分的尾音 / 097

锁链不再，展翅柏林 / 104

裴斯塔洛齐的学士服 / 110

第五章

蝶变－人生最炫的色彩 / 117

东吴大学的新先生 / 118

风靡上海的花式服装 / 125

中国第一个近代女企业家 / 131

迟来的爱，无法携手 / 138

第六章

沉淀－非比寻常的海归 / 145

故土难离，魂牵梦萦的地方 / 146

世间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 152

民国最豁达的女人 / 159

一个华丽转身的优雅灵魂 / 165

第七章

永恒－大洋彼岸的一束花 / 173

坚韧的涅槃凤凰 / 174

呢喃声处，心有净土 / 178

与世界最后的诀别 / 186

海边拾贝的女孩 / 194

后记

/ 199

序 言

人们总是更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以目光为世事涂色。于是，传奇被人心雕刻，成了心目中应当有的角色。许多真相散落在时光深处，成了寂寞无声的珍宝，等待在某个沉静的时刻，被有心人惊喜地发掘。

曾有一段过往，带着历史刚刚转身的温度，记录着坎坷与传奇，被人们一次次地探访。故事的女主叫张幼仪，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她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形容词，有专属于她的一类标签。那是一个遵守纲常的封建女子，逆来顺受又不被爱的妻子，只懂得相夫教子，最终理所当然被抛弃。

封建守旧的妻子和浪漫的诗人丈夫捆绑在一起时，必然是场悲剧。

张幼仪，这个与徐志摩分不开的名字背后，缠绕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感情纠葛，她不似林徽因那样显于人前，与徐志摩出双入对，她更像是一个朴素的陪伴者。可在那风流才子的背后，原配夫人的光环已经失去它应有的色彩，留下的只是悲伤、凄凉，徒增的只是

离婚的惆怅。

对于张幼仪来说，这段感情并不是一个好的爱情故事。情感的败笔，像一摊浓浓的墨，泼洒成了她灰凉的人生。这是人们的断言，却也是人们对她最大的误解。

其实，张幼仪年少时也并非人们常以为的封建闺阁女子。她出生在书香门第，十二岁时便进入了苏州一所教授西洋学科的师范女校。而当时她的愿望是“希望把书念到最后一天”。

可美好的故事说到“但是”便换了调子。但是适婚年纪的她，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嫁给了徐志摩，那些本该有的精彩，都成了遗憾的“如果”。后来的故事，是人们常常叹息的以离婚收场的悲剧。

可这只是她人生的开始，情感是她人生的断点，也同样是她人生的起点。她去德国柏林留学，之后在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她生下了与徐志摩的孩子，抚养他们长大，承担着身为人母的责任，再后来学成归国，在东吴大学任教，教习德文。更是创办了云裳服装公司，成为中国当时第一个女企业家。后来参与银行经营，成为一位优秀的女银行家……

她变得自强而自信，也赢得了徐志摩的尊重，纵然徐志摩曾经对她残忍抛弃，她却对徐志摩一家报以温暖的亲情。最终，这样的女子，也获得了一份温暖的爱，优雅地度过幸福的一生。

梁实秋先生在回忆起张幼仪时说道：“她是一位极有风度的少妇，朴实而干练，给人极好的印象……凡认识她的人没有不敬重她的，没有不祝福她的。她没写过文章，她没做过宣传，她没有说过怨怼的话，她沉默地坚强地度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

她沐浴女人最大的苦难，华丽的转身，任凭岁月打磨和世人的误解，向时代展示她的温柔娴静、优雅干练、自信独立……

墨海泛舟，逆流时光，你将在这文字浩海里，见识一个真实的张幼仪，一位自强而精彩的民国女子。

第一章

张家—深闺中的华贵底色

等一段故事的开篇

与生命的一场邂逅，拉开了一段故事的开端，旧日的岁月在记忆里被摩挲得泛着炫目的亮光，泛黄老旧的片段款款走出一个端庄而又自信的身影。

她是张嘉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是她还有另一个名字——张幼仪，这是她最亲切的乳名，也是世人对她的认证。无须在记忆里过多搜索，这个名字就自然而然地与一位著名诗人联系在一起，那是她的丈夫徐志摩，一个娶了她却从未爱过他的男人。

对于旧时的大多数女人来说，婚姻就是她们生命的全部，更很少有人知道什么叫作爱情。“爱情”，一个被思想封建的人们认为是“不要脸”的字眼儿，封建思想害了太多人，张幼仪便是其中一个受害者。

不知张幼仪是否应该感谢上天从自己的生命中抽掉了爱情的这一部分，这才激励起她重新再活一次，直面人生，活出精彩的勇气。女人的自立如果一定要以爱情为代价，不知这样的交换是否算作等价。

故事的开篇发生在1900年，一个新世纪的开端，也诞生了一个崭新的生命。在这一年的12月29日寅时，上海宝山的张家又出生了一名女婴。如果真的像神话传说中说的那样，人死后要经过投胎才能重新来到这个世界，那么张幼仪在重生之前一定忘记了要好好替自己挑选一下。

张家是个富庶的人家，祖辈一直经营贩盐的生意，到了张幼仪的曾祖父这一代，才改行开始行医，并成了远近知名的大夫。张幼仪的祖父是一名颇具声望的官员，在四川担任过十余年的县令，后来辞官回乡定居。到了父亲这一辈，又重新学起了医术，成为闻名乡里的医生。

无论怎样看，这都是一户不会让张幼仪受穷受苦的人家，可惜，衣食上的富贵掩盖不了不被重视的空虚，这个如此显赫的家族，偏偏有着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

在张家，生了女孩子是不作数的。如果别人问起张幼仪的母亲生了几个孩子，她会说八个，实际上，她生了十二个孩子，八个男孩，四个女孩，在母亲的意识里，四个女孩子自动被排除了，因为女孩子长大了，终归要成为别人家的媳妇，姓氏前面还要冠上夫家的姓氏，一旦嫁出去，就再也不是张家人。

张幼仪记得，如果母亲生了男孩子，会把剪下来的脐带放到一

个罐子里，再放到床底下妥善地保存起来，这是被家族认可并重视的象征，张幼仪并不知道自己的脐带在哪里，她从没向人问起，也从来没有人向她说过，就好像她的存在与否，不会给这个家族带来任何影响。

幼年时期，张幼仪并不觉得自己是不被重视的，因为长辈对待家里的每一个女孩子都是一个样，同样亲切，同样和善，她不知道，这份轻视是源自意识里的，从未刻意忽视，却天生注定是一个“外人”。

张幼仪只记得一家人住在好大的一座房子里，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宅大院，这座坐落在上海宝山县真如镇中心的大宅，建于雍正二年，这是一座坐南朝北的砖木结构建筑，张家的祖先为它取了一个庄严的名字：“式训堂”。

这个名字的确配得上它气宇轩昂的样貌，这座大宅前有厢房，后有大厅，张幼仪一家和伯父一家还有祖母，都住在这座大宅里，大宅却丝毫不显得拥挤，依然那样宽敞。

这种宽敞的感觉并未随着张幼仪的长大而消失，她是爱着这座大宅的，虽然大部分的时间里，她都按照长辈教导的那样安静沉默着，但是这里依然留下过她的欢笑，也留下过她的泪水。

在张幼仪的记忆里，也许哭得最凶的那一次就是母亲要为自己裹小脚的时候。那是一种近乎残忍的仪式，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肉体上的摧残也可以成为美丽的象征，可是在旧时的中国，这种所谓的美被所有人认可并推崇，甚至一代一代地延续着。

也许，“三寸金莲”的美，只是旧时的男人们为了统治女人而杜

撰出来的美，失去了一双正常的大脚，女人就失去了自由行走的能力，从此只能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安心地于家中相夫教子，扮演一个贤妻的角色，如果不幸，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丈夫揽别的女人入怀，却无力反抗。

相信有太多女人吃过小脚的苦，却不知为何她们还要麻木地将这个残忍的仪式延续到自己的女儿身上。可见没有思想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不仅害己，更会以疼爱的名义残害自己的子孙。

张幼仪从前并不知道，母亲那双“美丽”的小脚是忍受了筋骨折断之痛换来的，在缠足之前，她天真地以为双脚不会随着身体一同长大，而是永远停留在现在这样小巧精致的样子，可惜，在三岁那一年，张幼仪就过早地知道了幻想与现实之间究竟存在着多大的差距。

她曾将母亲的小脚当成自己未来的愿望之一，每天晚上，母亲都会把一双小脚浸泡在加了香料的清水里，第二天早上，再用干净的布条将一双小脚缠好，张幼仪可以隐隐闻到，母亲的双脚还释放着头一天晚上浸泡而来的淡淡香气，母亲的脸上，因为这双“完美”的小脚而呈现着骄傲的神色。

因为母亲的这一双小脚是富贵的象征，在那个时候，只有穷人家的女孩子才不用裹小脚，因为她们要在农田里干活，小脚实在不方便。像母亲这样的富贵出身，自然不用干农活，

她的任务是为张家绵延子嗣，闲来无事的时候，也会用这一双小脚在庭院中散步。那双脚实在太小，小得支撑不住母亲的身体，为了不至于摔倒，母亲在走路时必须僵直着上半身，一小步一小步

地挪着，但是这样的姿势却让她的臀部自然地摇摆出好看的幅度，两个尖细的足尖在裙裾下方若隐若现，那是被人们病态而又执着称颂的美。

直到亲身经历了第一次缠足，张幼仪才知道，被缠过小脚的女人，一生都只能用脚后跟走路，并且永远都无法踏出稳健的步伐，更不要提自由自在地奔跑。除了拇指之外的所有脚趾都要生生地被折断，紧紧贴在脚跟，再用布条一圈一圈死死地缠住，唯一留下的拇指就成了尖尖而又小巧的形状。

母亲为自己的小脚而骄傲，她也必须让自己的女儿拥有一双和自己一样“完美”的小脚，否则她就很难为女儿找到一个好的婆家，在她的观念里，一双大脚是会被人耻笑的。

张幼仪裹小脚的日子，是选在她三岁那年的灶神节。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这一天要敬灶神，在厨房的炉灶上面要挂上灶神的画像，每天都要烧香供奉，还要用甜甜糯糯的食物“封”住灶神的嘴。

因为这一天灶神会到天上去，向玉皇大帝禀报自己掌管的那户人家的优缺点，而给灶神吃甜食，会让他只说好话。

那一天早上刚刚起床，阿嬷就为张幼仪端来了一碗豆沙馅汤圆，她开心地吃下了一颗，那甜甜的滋味沁人心脾，却不知刺骨的痛马上就要来临。

大人们愚昧地认为，吃了汤圆就会让小孩子的骨头变软，更容易裹小脚。这简直是荒谬，可是第二天早上，阿嬷和母亲还是准时端来了一盆热水，把张幼仪的一双小脚浸泡在里面，泡了好久，还有一个劲地叮嘱她不要动。